

豫东抗战风云

■寒松

第二回 朱支威强奸丧生命 柳会农脱险离故乡

玄武镇镇长朱老方有三个儿子。大儿子朱支彪是鹿邑县警察局局长，二儿子朱支权是鹿邑钱庄的管账先生。朱老方去杭州苏堤游玩看上了妓女“赛牡丹”，花两千块大洋赎回做了二房。两年后赛牡丹生了儿子朱支威。朱支威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自幼养成了纨绔习气。

朱支威今年十六岁，与柳会农是同学。十六岁的朱支威青春萌动，不知在哪里找了本禁书《春闺秘史》，看得废寝忘食，如醉如痴。他物色了一个异性对象，是隔壁邻居朱云良的女儿朱玉莲。朱玉莲今年十五岁，正是含苞待放的年华，生的一张鸭蛋脸，两条柳叶眉，一双眼睛清如秋波，脸上皮肤白嫩透红，一对玲珑小脚，套着偏花鞋十分可爱。他经常给朱玉莲买点女孩喜欢的东西，施点小恩小惠。

快毕业考试了，同学们都在复习功课，朱支威心不在考试上，把书一放就去找朱玉莲。

他领着朱玉莲一气跑到涡河岸边。正逢汛期，河水汹涌，有几只水鸟可能畏惧水势，只在水边觅食嬉戏。朱支威无心观赏河景，他用手指着一片芦苇茂密处对朱玉莲说：“那里有盛开的荷花，很好看，走，我给你摘几朵。”

朱玉莲跟着朱支威到了那个地方，原来是一片河渚，周围长满了茂密的芦苇，哪里有什么荷花？朱玉莲一看朱支威骗了她，一句话没说拔腿就走。朱支威哪里容她动身，双手抱着朱玉莲就要亲嘴。

朱玉莲边躲避边大声喊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朱支威说：“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嫁给别人可惜啦，先让我开开心，我会永远对你好的。”

朱玉莲恼怒地说：“恁娘赛牡丹长那么漂亮，你咋不与她开心呢？”

朱支威被骂得狗血喷头，脸皮瞬间红到脖儿颈。恼羞成怒在朱支威神经细胞里发挥了作用，一不做二不休！朱支威双手用力把朱玉莲按倒在地，凭体力朱玉莲知道不能挽救自己的厄运，才发自肺腑地高喊救命。

听到呼救跑来的柳会农看到这个场面进退两难。朱支威慌忙从朱玉莲身上爬起来，一看来人是自己的同学柳会农，羞得无地自容。边穿衣服边向柳会农掩饰说：“这是我未来的媳妇，请不要误会。”

朱玉莲穿好衣服，听见朱支威胡说八道，气不打一处来，疯了似的扑向朱支威。朱支威没有防备，脸上被抓破几道血槽，朱玉莲口里骂着：“不要脸的禽兽，谁是你的媳妇，仗着你家有钱有势，欺压民女，我去县里告你去！”

朱支威一听朱玉莲要告他，脑袋“轰”的一声，掏出水果刀向朱玉莲猛刺过来。

柳会农眼疾手快，一个箭步冲上去抱住了朱支威，凭着惯性，两个人脚下一滑，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，水深浪急，一眨眼不见了。

朱支彪正在县政府听新来的县长梁祖业安排防洪事宜，有人走到他身旁说：“你父亲好像有急事找你，在门外等着呢。”

朱支彪离开会场，走到县政府门口，见父亲在门口站着等他，急走几步来到父亲跟前。朱老方说：“你弟弟支威已经失踪四天了，找遍了玄武镇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怕要出事。”

朱支彪说：“一个大活人，十六七岁了，也不是小孩子，他能到哪里去呀？”

这时，有警员报告说：“涡河里漂着一具男尸，被渔民打捞上岸，请局长前去查验。”

朱支彪坐上父亲的轿车直奔河边。到那里一看，男尸正是自己的弟弟朱支威。朱老方抱着尸体大哭，几个人上前劝解，才把朱老方拉开。

朱支彪派人进行验尸。验尸结果是：朱支威是溺水身亡，落水之前与人搏斗过，脸上留有被人抓破的痕迹，是他杀。

既然朱支威是他杀，就要行文立案侦破。调查结果是：朱支威在考试前就没有住进学校，住室床头上有一本禁书《春闺秘史》，同时离校的有个叫柳会农的学生，至今去向不明，朱支威的死可能与柳会农有关，要尽快找到柳会农才能案情大白。

好多天过去了，柳会农不翼而飞，好像从人间消失了，此案不了了之，成了悬案。

柳会农怕朱支威伤着那个女孩，一个猛劲扑过去抱住了朱支威，没想到一脚踏在稀泥里，一闪身，两个人掉进了河里。河里水深浪急，柳会农水性好，在水里坚持了一个多时辰，累得精疲力尽。穿过一座桥，桥东边是个货船码头。柳会农浮出水面，借着刚升起的月光看见有一艘货船正在起航，柳会农竭尽全力拼命向货船靠近。也是柳会农命不该绝，正巧船长在船上撒尿，看见水面有个漂浮的人头，急忙拿起鱼罩，把柳会农捞到船上。

几个人把柳会农抬到船板上，让他趴在麻袋上倒空了水，柳会农慢慢地恢复了力气，慌忙站起身来向各位施礼，感谢救命之恩，自报了姓名，并讲述了落水的始末。大家听后都佩服这位其貌不扬的小伙子，做的也是行侠仗义之事，亏得有一身好水性，不然早就喂鱼了。

船老大姓丁名德友，是蚌埠盐运船队的副掌柜，船是自己的，转程运输蒙城、涡阳、亳州、鹿邑四个县的官盐，今天下午刚卸完货。

船老板丁德友让人整了四个菜一壶酒为柳会农补个晚餐，柳会农体力已消耗殆尽，食欲大增，只觉得任何时候都没有今晚的饭菜香，如风卷残云，把饭菜吃了个精光。

第二天早晨柳会农醒来，已是日上三竿，伸伸腿感到周身疲倦。回忆昨晚发生的事情很后怕，不是遇到这艘货船救了他，怕已葬身鱼腹。他估计朱支威很难脱险，生存的希望渺茫。人要是真的死了，他爹是镇长，哥是警察局局长，不会与我善罢甘休。从此离开家乡，会让爷娘牵挂，我该怎么办？正在胡思乱想，丁老板叫他过去吃饭。吃饭时伙计说，船已驶过蒙城。

下午，船停在了蚌埠码头，丁老板带着他下船回家。

丁德友三十九岁，有一个女儿十五岁，儿子八岁，老母亲六十多岁，家中一切事务由老婆一个人料理。他在码头上顾不了家，想让这个小伙子留下来做他的帮手。小伙子能写会算，在码头上能支撑业务，在家里能干家务。等几年做他的上门女婿，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丁德友想。到了家，丁德友把柳会农介绍给家人。

柳会农不是笨小子，见面喊老太太奶奶，管丁德友的老婆叫大娘，称丁德友的女儿小英子为妹妹，拉着丁德友的儿子叫弟弟。晚餐很丰盛，一家人围着餐桌坐了一圈，又说又笑。柳会农把自己身世作了简单介绍，一家人对他都很同情。丁德友安慰地说：“会农啊，我有个两全其美的建议你看行吗？”

柳会农点点头说：“我听大叔的。”

丁德友说：“你爷爷、母亲不知道你在哪里，会牵挂的，何况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目前你不能回家，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，你肯定脱不了干系。你先在这里干着，我不会亏待你，下次去鹿邑送货，我让船伙计去你家一趟，探望你爷爷和母亲，顺便打听一下消息。要是没有什么事，你就回去。要是有事，你就在这里干下去。你爷爷、母亲知道你在这里，也就放心了。”

柳会农说：“大叔说得对，眼前只能这样。”

柳会农在码头上干就是三年，长了不少见识。他为人随和，业务精通，几年时间为丁德友挣了几百万元的利润。丁德友很看重他，征得女儿小英子的同意，招柳会农为上门女婿。
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，大总统徐世昌把持北洋政府，全国狼烟四起，军阀混战，城头旌旗变换，官盐禁运。蚌埠码头盐运队不得不解散。盐运队伍解散后，丁德友的货船已停在码头三个月，每月还要付一百元大洋的占港费。没有生意，翁婿正在着急，徐州沈老板找上门来。

南军从徐州采购一大批军用物资，这些物资急需转运到长沙、衡阳。货主愿出高于普通货百分之五的运价，要求二十天运到。

真是人在家中坐，喜从天上来！伙计们的船已搁置几个月，谁不乐意！

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船队一路平安，越过湖口、九江，马上就到黄石码头。只见长江两岸站满了军人，都是荷枪实弹，码头上设有哨卡。押运船发出信号让货船减速慢行，听对方用广播喊话：“船队驶向码头，接受检查！”

押运船驶向码头停下来，张营长走下船来。只见哨卡上坐着一位团长，看上去三十七八岁，眉目清秀，威武中显现着文气。张营长向前行了军礼，说：“长官辛苦！”

团长挥了挥手，表示接受了礼节。问军需官：“你是哪个部队的？船上装的是何物？”

张营长忙从公文包掏出南军司令部的证件，并附有购货清单递给团长。

团长仔细看了看说：“没错。”

“那我们就起航了。”张营长转身要走。

团长说：“人可以走啦，这批货物易主了。”张营长头“轰”的一下懵了，怀疑自己听错了。回过头来，怒目圆睁：“长官您说什么？”

再看团长已站起身来，面带微笑大度从容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也是奉命行事。”说着递给张营长一张电报。

张营长拿起电报一看电文是：

命令黄石驻军柳光祖：“南军自签订停战协议以来，屡次违反停战条约，不听政府指挥，发起驱张运动，占据衡阳、长沙，又威逼岳州，图谋不轨。近有大批军用物资，从你处水路通过，全部截获，待后处理，不得有误。”

张营长看了电报后，如同霜打的茄子。团长柳光祖命令船队停泊在南湖待命。

一晃半个月过去了，二十条船上的船主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。他们都是久经世面的商人，总不能眼睁睁困死在这里。沈老板与柳会农商量如此、如此……

夜深了，柳会农凭着自己的水性，时隐时浮潜出了南湖，找了一艘小船，悄悄地靠近货船，把船上布匹搬到小船上二十匹。又悄悄地驶出南湖，准备把布匹卖给布庄批发商，暂时维持生计。不料想，小船刚到岸边，一束电光扫了过来，照得柳会农双目难睁，连人带船被当兵的抓去了。

商人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柳会农被抓进哨卡挨了一顿揍，被绑着双手，关了起来。

第二天，柳会农被带到团部。团长一身戎装坐在太师椅上，看偷布的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，便问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柳会农说：“这货船有我岳父一艘，我是搞运输的。”

“为何夜里偷盗军用物资？”团长问。

柳会农说：“船被你们扣留半月，船上几十个伙计的钱都花光了，你们不管不问，我们总不能饿死在船上吧！”

“你知道偷盗军用物资该当何罪吗？”

柳会农低着头没有回答。

“偷盗军用物资，犯的可是死罪。”

柳会农一听是死罪，心里一阵惊恐。忙争辩说：“这布不能算是偷的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我们船上运的有东西，总不能守着东西饿肚子吧。这只能算我们暂时借用，怎么能说偷呢？”

柳团长一听，这小子虽然是狡辩，但也有一定道理。缓缓口气说：“你看这事该咋办？”

柳会农说：“你先借给我们点运输费，维持着生活再说，当兵的也要讲道理呀，我们老百姓也是人呢！”

柳团长说：“你说得有道理，这次饶了你，偷盗情有可原，起码不能算你自己偷盗。”差人把绳子解开，让柳会农坐在椅子上。

柳团长说：“听你口音好像是鹿邑人？”

柳会农说：“我是鹿邑柳河集的。”

柳团长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柳会农说：“我叫柳会农。”

柳团长问：“你家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我家里有爷爷、母亲两个人。”柳会农答。

柳团长心情激动，颇有伤感，这个后生可能就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儿子。柳团长让其他人都退下，继续问到：“你爷爷叫什么名字？”

柳会农说：“长官，看你也是读书之人，一个后生怎能向外人随便说自己祖父的名字？”

“为何在这船队上？”

柳会农说：“几年前我为救人掉进何里，被船上的人救了，就是我现在的岳父。”

柳团长听到这里一切都明白了，干脆自报家门。“柳会农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柳会农眨眨眼，看看这位团长摇摇头说：“不认识。”

“我也是柳河集的人，我叫柳光祖。”

柳会农一听他叫柳光祖，先一愣，后一惊，再一怒。慌忙站起来，手指着自称叫柳光祖的团长说：“你是什么柳光祖？我问你，你光的什么祖！不要父母，不要妻儿，披一身兵皮，几十年不进家，就寄了一封信，对我和母亲一个字也没提，今天相见了，还想当我的父亲是吗？呸！你有资格吗？有污自己的名字！”说罢蹲在地下捧头大哭。

柳光祖被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儿子抢白得无地自容。走上前去把柳会农拉起来，掏出手帕给柳会农擦擦脸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我没有资格做你父亲，对不起你们母子，更对不起你的爷爷。我也读了不少书，古人云，忠孝不能两全，男儿志在四方。大清腐败国家危亡，常受外夷欺凌，在开封读书时我就参加了报国复兴同盟会，毕业后参加了革命军。军阀混战，行无定所，哪有时间回家。不是今天在此相遇，我们父子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见面。”说着说着柳光祖动了感情，两行眼泪流了下来。柳会农看着柳光祖哭了，也是父子天性，气全消了。

柳光祖说：“孩子，这件事为父做不了主。军队准备撤，黄石不是久留之地，物资也不能存放在这里，南军不会吃这个哑巴亏。家里有你爷爷和母亲，我得让你早日回家。吴佩孚升职鲁豫巡抚，我也得随他而去。”

柳会农说：“我怎么能回去？朱老方儿子的事还没有结束呢！”

柳光祖说：“那算什么事呀！人又不是你故意杀死的，是他在杀人，你是见义勇为不慎落水，我给你写封信，你回去找县长梁祖业，我与他在鹿邑同学三年，比较要好，他会公平处理的。”

柳会农在军营住了几天，柳光祖给梁祖业写了封信，给儿子准备了做生意用的十万银票，又派两个兵卒把柳会农送到家乡。

柳一河见到孙子回来了，母亲见到儿子回来了，不知有多高兴，问寒问暖，喜泪涕飞。柳会农向爷爷叙述了自己的全部经历，在外地成了亲，又见到了父亲柳光祖，父亲当了国军团长，以后不再受人欺负，挺着胸脯过日子啦！

第二天，柳一河请来亲朋和邻居，办了两桌丰盛的酒席，为孙子回来表示庆贺。正在一片喜庆中，从墙上跳过来四个警察，不容分说把柳会农摁倒在地五花大绑带走了。近邻好友惊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柳会农这孩子在外干了些什么事？请看下回分解。

（节选自《豫东抗战风云》，未完待续）